



芳信著《秋之夢》

宋朝的文人彭淵材自言平生所恨有五：一恨鮑魚多骨，二恨金橘太酸，三恨蕙菜性冷，四恨海棠無香，五恨曾子固不能詩。這一看就是個典型的富家子弟，不知稼穡艱辛，能吃到名貴難得的鮑魚，還嫌魚骨太多，餓他三天，吃糠嚥菜都是香的。彭淵材之恨，花樣不少，但未免太物質化了，還沒有脫離口腹之慾的低層次，也不過是個碌碌之輩。

清人陸文皋的心胸要比彭淵材大得多，他的平生所恨也有五條：項羽未能殺劉邦於鴻門宴，此一恨；李廣戰功赫赫不能封侯，此二恨；嵇康的「廣陵散」未能傳世成為絕唱，此三恨；岳武穆不能寸斬秦檜竟聽其善終，此四恨；梁山伯、祝英台生不能成婚，此五恨。他顯然是一個愛管閒事的人，以天下為己任，雖然無不迂腐空闊，但頗可愛。天下人管天下事，褒貶是非，月旦人物，總要有人挺身而出，他的境界比彭淵材要高得多。

清人在左宗棠也是個有大襟懷、大抱負的人，一輩子出將入相，叱咤風雲，也算是夠風光了，對得起列祖列宗。平生唯一所恨，就是自己沒有考上進士，「出身」不好，一起就覺得寄憤氣。

所以，他見到進士出身的人，就別有一種心理，既羨慕又嫉妒，誰要在她面前擺進士的架子，準沒有好果子吃，輕者白眼看你，重者一頓大棍打出。

作家張愛玲平生所恨有三：一恨海棠無香，二恨鮑魚刺多，三恨紅樓未完。這倒也符合她的身份，她生活優裕，衣食無憂，院裡有海棠可賞，餐桌有鮑魚可食，閒時又有《紅樓夢》可品，夫復何求？但她又是個多愁善感的女文人，總覺得世間多有不滿之事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其實，我覺得她的平生所恨，應該是胡蘭成的不忠不義。可能那種事不好放在嘴上亂說，只能深埋在心裡發酵罷。

相比較而言，我有一女文友，就要坦率得多，她文字清新婉麗，才氣橫溢，但卻脾氣乖戾，口無遮攔，再次印證了文不如其人的說法。每次文友聚餐，酒至酣處，她總要大發議論，說自己平生所恨有五：一是故作清高的男人；二是自作多情的男人；三是處處留情的男人；四是自命不凡的男人；五是忘恩負義的男人。每聽此言，我都深表同情和理解，因為她確實碰上了那麼幾個不靠譜的男人，所以至今仍待字閨中，眼瞅着已經「奔四」了。可轉念一想，似她那樣求全責備的恨法，是很難找到中意配偶的，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騎白馬的，還可能是唐僧。

人生在世，「不如意事常八九」，不是天不作美，就是人不作美，要不就是生不逢時，總難免有許多憾事，這很正常，可一旦轉為「恨事」，那就有些自尋煩惱了。

所以，我們還是聽聽東坡那個勸：不應有恨。寬容待人，寬厚處世，看淡陰晴圓缺，直面悲歡離合，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

醉書亭

芳信與《秋之夢》

許定銘

昌人。一九二八年畢業於日本東亞外國語專門學校。回國後會參加田漢的南國社，與友人先後專門學翻譯家，曾譯過果戈理的《欽差大臣》、奧斯卡·王爾德的《大雷雨》、高爾基的《底層》、《托爾斯泰劇集》……等數十種。

芳信年輕時也從事創作，出過中篇小說《春夢》（上海光華書局，一九二九），均屬該社的《水仙叢書》。《秋之夢》收《火山》和《綠》。他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，會譯過果戈理的《欽差大臣》、奧斯卡·王爾德的《大雷雨》、高爾基的《底層》、《托爾斯泰劇集》……等數十種。

芳信是唯美主義的浪漫派，他的小說是夢幻與愛情的結晶，集中的三個短篇全是「秋」（傷感）和「夢」（理想的結合）是年輕人激情的迸發。我比較喜歡的是四萬多字的中篇《出國》，寫他和年輕師母的偷情故事，藝術家的他，剛被投到富商懷裡的情人拋棄，受到年輕師母的誘惑而墮入愛河……最終在出國的輪船上自殺。

芳信年齡時也從事創作，出過中篇小說《春夢》（上海光華書局，一九二九），均屬該社的《水仙叢書》。《秋之夢》收《火山》和《綠》。他是著名的文學翻譯家，會譯過果戈理的《欽差大臣》、奧斯卡·王爾德的《大雷雨》、高爾基的《底層》、《托爾斯泰劇集》……等數十種。

麥田群瓜

域外漫筆

喻麗清

美國人在十月底，有個南瓜節——又叫「萬聖節」或「鬼節」，原來是為了驅逐神鬼的意思。到了這一天，家家點個南瓜燈，吃南瓜餅，小孩子還可以穿奇裝異服戴面具出籠，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看全美南瓜比賽也極有趣。圓臉、瘦臉、笑臉、哭臉、美的、醜的、可怕的……南瓜都一個個變成活過來的人似的。